□ 12
3277
1

門口 12
號 3277
卷 7

詩經通論卷十四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取、黃、白、佳、）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傷、未、章、地、）

本韻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韻本韻讀○○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

洗爵奠斝本韻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

或歌或咢本韻也下也○賦○敦弓既堅四鍭既鈞

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本韻敦弓既句既挾四鍭

昭和十五年
九月十八日
購求

本四簋如樹序賓以不侮（本○曾孫維主酒癘）
韻上二字賓字（容畀畢妙）
醴爲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本○有○攸○如○）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本韻）
（書○）

小序謂忠厚按左傳曰雅有行葦昭忠信也此本之爲說大序謂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仲晦謂逐句生意無復倫理是蓋末章惟言優老非養老之禮而乞言尤涉附會詩中無之也乃其自撰則謂疑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鄒肇敏曰夫孔燬之餘再欲逞破的之技卽少壯者不堪又可苛求于高年乎何玄子曰此未免爲末章曾孫二字所誤燕毛之禮在祭畢賓興之後如楚茨之燕不及異姓而況篇中又有舍矢序賓之事其非燕毛之禮甚明二說駁朱皆是然則是詩者固燕同異姓父兄賓客之詩而醻酢射禮亦並行之終之以尊優耆老焉古禮不可考不得以後世禮文執而求之也

何玄子謂此詩美公劉一徵之吳越春秋

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
一徵之列女傳曰晉弓工妻謂于平公曰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
爲痛之一徵之王苻潛夫論曰公劉厚德
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一徵之後
漢書桓榮曰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
世稱其仁接雜說所傳王苻桓榮皆雖未
必爲此詩正解但何氏搜考可謂博矣今
載于此以備一說

一章行葦當音杭謂成行列也以行如字訓

道恐非三章敦弓既堅一段此正射也敦弓
既句一段此終射也蓋初射不釋算故略
之不言○四章上章言與賓射此章則因老
者不射恐其寥落而酌大斗以祈其年相
與引翼而出所以優老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從集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本韻
○賦也下同○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
爾昭明本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
公尸嘉告本韻○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本韻○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本韻○類維何室家之壺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本韻○胤維何天被爾
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本韻○僕維何釐爾
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本韻

小序謂太平泛混大序謂醉酒飽德人有
士君子之行規摹孟子絕可笑集傳謂父
兄所以答行葦行葦既未必爲祭詩又何
答也且後數章皆從公尸嘉告而衍之非
謝答之辭也

此祀宗廟禮成備述神嘏之詞

一章醉酒言尸猶與生人同飽德則與生人
異在不即不離間眞善于言尸之飽也此
豈後世摘詞家所能夢見○三章高朗令終
鄭氏曰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
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此說是即以永
終譽之意自孔氏釋令終爲考終命則又
承鄭之誤而誤者何也鄭氏妄以景福爲
五福故孔氏遂牽合之集傳從之非也○
五章類鄭氏謂族類是曰謂廣之以教道天

下也春秋傳曰韻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引證亦明毛傳以類訓善集傳從之亦非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本韻○興也下同○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本韻○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本韻○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本韻○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本韻

序謂守成泛混鄭氏于上章下曰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此說可爲詩旨而集傳本之因謂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然又有誤孔氏曰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卿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燕

飲是繹祭之事疏語分別明了惜乎其未閱耳

一章嚴氏曰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交王居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則去涇近矣按此說則謂武王祭祀之詩唯首章涇是水名餘俱從涇上推說耳其云公尸者組紺以上第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其尸服以先公之服故稱公與

皇鷺五章章六句

假左傳中庸作嘉樂君子顯顯令德起二句無韻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本韻之賦也下同○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本韻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本韻○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對上率由群匹本韻受祿無疆四方之綱本韻○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本韻不解于位民之攸塈本韻

小序謂嘉成王想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語耳然何自而嘉之義亦疎矣集傳謂

公尸之所以答鳧鷖又涉武斷何玄子謂
贊美武王之德祭武王之詩此出時藝作
中庸舜其大孝也與章以武並舜之習說
耳豈可用于此詩或是成王之朝而其所
用則不敢强解三章四章集傳云此與下章皆
稱願其子孫之辭絕不可解

假樂四章章六句此分章從舊本中庸引此詩首章可證嚴氏分爲六章章四句季明德分爲三章章八句皆不必從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
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揚爰方啟行本韻也下同○賦○篤公劉于胥斯原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
○橫○有○我○矣○登○我○精○乾○降在原本韻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本韻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
覯于京本韻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
時言言于時語語本韻○篤公劉于京斯依跄
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本韻乃造其曹執
豕于牢酌之用匏本韻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字之
爲韻○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本韻徹田爲糧

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本韻○篤公劉于豳斯館
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本韻止基迺理爰衆爰有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二澗字韻止旅迺密芮鞫
之即本韻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按詩無戒辭召康公亦未有据集傳漫從之何耶金仁山謂七月及篤公劉皆豳之遺詩其言曰篤公劉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亦然豈至周召之時而後有此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爲後人之作

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迨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追述之意吾是以知決爲豳之舊詩也按此說深爲有理然則此詩者固當日豳民咏公劉之舊詩而周召之徒傳之

以陳于嗣王與

一章毛傳云公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公劉居于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其民邑于豳焉非也不窋以失官而棄于戎狄之間公劉爲不窋之孫乃自戎狄處遷非自郃遷也大王爲狄人所侵遷岐山公劉自不安于戎狄之地而遷之非迫逐也故曰匪居匪康○二章毛傳謂帶或謂佩今未詳維玉及瑤言佩玉也鞞琫容刀言佩刀也鞞刀鞘也琫刀上玉飾琕刀下

玉飾小雅鞞琫有琕是也此但言琫不言琕容刀謂鞞之容此刀也毛傳謂下曰鞞琕容刀謂鞞之容此刀也毛傳謂下曰鞞混鞞爲琕非是琕又與琿同非鞞也蓋誤以鞞作琿耳集傳解容刀爲容飾之刀謬又上既解鞞爲刀鞘又云或云容刀謂鞞捧之中容此刀耳琫爲刀上玉飾何能容刀尤謬總于諸字之義全未清楚耳○三章百泉嚴氏曰泉水也今地理家言泉水所聚爲得水也曹氏据杜佑云百泉在漢爲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爲百泉縣屬平凉

郡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何玄子曰
不窋竄于西戎其地卽今慶陽府是也有
不窋城又有不窋塚春秋時爲義渠戎國
厥後公劉往遷于豳蓋道慶陽經平涼而
後達于今西安府之邠州邠州乃涇流所
經而百泉則入于涇水自平涼而來者也
故詩人厥及之舊說但謂公劉自邰遷豳
而百泉遂茫然不知其處矣○四章何玄子
曰京卽上章京字人旣依乎此則宗廟之
禮亦依乎此矣故營建甫畢卽是舉遷廟

之禮蹌動也濟濟言齊也筵几乃供神者
登謂登進神之衣服于坐也依神所依也
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正此詩義
此說可存乃造其曹至未言與群臣燕飲
之事殺豕酌匏禮簡不諱妙君之宗之謂
公劉以一身爲群臣之君宗也以異姓之
臣言稱君以同姓之臣言稱宗合上四之
字皆指羣臣言○五章盡也謂三軍盡出
于是也古寓兵于農之義如此鄭氏謂單
爲無羨卒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迂鑿未然

徹毛傳訓治按井田起于三代商人行助法公劉做而行之故于此治田爲糧以爲國用助法一夫七十畝公劉想亦同不然爲商之臣敢變商之法乎其後周公增爲百畝之制因取此詩徹之一字以爲本朝變更之號焉總之商周皆有公田皆治公畢然後治私故孟子讀雨我公田之詩而謂雖周亦助也集傳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周之徹法自此始其說謬

也孟子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八家各自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百畝如今之當官事是也若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是八家合耕九百畝田均分其粟爲九處公取其一八家取其八則是八家皆公九百畝非皆私百畝矣更不分公事與私事矣不與孟子之文明相反乎而乃引孟子文于前何也且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既無公私之分又何先後之別與如其

說九百畝之廣地安能一鼓而齊作其中勤惰作止誰爲之察多寡衡量誰爲之分適以長其爭必不可行也論語哀公問于有若章註亦同其混謬如此餘詳論語通論○六章笺衆笺有以下嚴氏曰其所續而來者愈多愈有于是或有夾皇澗而在澗兩邊以居者或有遡過澗而開門向水以居者既而來止之旅日以益密皇澗過澗之旁不足以容之于是又就芮水之外而居之沈無回

曰末章處新附民也新附之民公劉作館以居之將治其宮室于是先涉渭水取厲鍛既定其止居乃疆其田里其相率而來者遂日衆而日有也舊作總其始終不勝重複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本韻○興也下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本韻○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

攸堅本韻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有以見其必然

大序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依倣左隱三年周鄭交質中語益鄙淺

詩之取興多有微微相關者不必執泥求之集傳曰言遠酌彼行潦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尙可僯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只此意亦足或譏其以行潦比君子爲不倫取蘇氏之說曰流潦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僯饎言物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或又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則遂可以僯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按此二說曲合興義未免迂滯人必有喜其說者故詳焉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本韻○阿叶興也○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本韻矣

賦也○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本韻矣賦也○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本韻矣賦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本韻也○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本韻賦也○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本韻而賦也比○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本韻而賦也比○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本韻葦葦雝雝喈喈本韻比也○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詩不多維以遂歌本韻賦也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見其必然按書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唯吉士與此篇申語意相近則亦謂周公也或引竹書紀年以爲成王三十三年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政附會此而云不足信大序謂用賢求吉士無意義且亦只說得後半

按此篇自七章至十章始言求賢用吉士之意首章至六章皆祝勸王之辭唯五章亦見用賢意然曰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則仍祝勸之辭也自鄭氏切合大序求賢之說以通篇皆作求賢解因以豈弟君子爲指賢者非矣豈弟君子從來指王不應此篇獨指賢者且如是則章章贊美賢臣豈對君賡歌之體況四方爲則四方爲綱豈贊臣語耶嚴氏更爲鑿說謂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斷自爲

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咏欲以動悟成王因以每章豈弟君子鑒賓爲指賢嘻何其武斷也

二章彌釋文益也彌爾性謂充足其性使無虧闕也不可解作終命亦不可說入理障先公似指文武當曰先王抑亦可互稱與

七章集傳云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又云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皆是○九章

鳳凰之鳴在于高岡梧桐之生亦在高岡適當朝陽而鳳凰棲止其上喻賢人適彙集于朝宁之地誌一時之極盛也其意不盡又于梧桐申之以奉奉萋萋鳳凰申之以雝雝喈喈皆鏤空之筆不着色相斯爲至文山向東爲朝陽向西爲夕陽詩意本是高岡朝陽梧桐生其上而鳳凰棲于梧桐之上鳴焉今鳳凰言高岡梧桐生朝陽互見也解者不知見詩是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則鳳凰梧桐兩不相屬雖漫引莊子鳳凰非梧桐不棲之言而究不知所合一也于是鄭氏以鳳凰鳴高岡喻賢者居高位則于梧桐更無着落只得以之喻君且以昭陽爲溫仁之氣亦喻君德解者至今從之豈不鑿而謬乎嚴氏則以爲喻太平之時未見梧桐可喻太平也毛傳曰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幾曾見其語持兩端亦模糊萋萋不特盛貌有棲止之義○十章末章言王朝雖多吉士猶恐

野有遺賢欲王多盛其車馬以侍之也此餘意集傳曰承上章之興也以上章爲興以此章爲所興之事謬甚且上既以爲比矣此又以爲興亦舛又以奉奉萋萋興君子之車馬雖雖噦噦興衆多而閑習更不可解不多貼矣詩言雖童稚亦知集傳云意若曰是以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並不可解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

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本韻也下同○賦○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憯惙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本韻○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本韻○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本韻○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本韻

小序謂召穆公刺厲王集傳謂乃同列相戒之辭亦是但云同列相戒稍寬泛今合兩家之說當云召穆公刺厲王用事小人以戒王也

一章開口說民勞便已凄楚沉可小康亦安于時運而不敢過望之辭曰可者又見唯此時爲可他日恐將不及也亦危之之辭王所用之人必陰爲詭隨以惑上意而實爲寇虐以害生民戒以無縱之而式遏之每章皆提唱此一句則其意最重乎此可知也各章上八句皆一意而以承接見變換唯末二句則每章各出一義此則正告之望之以遠大也○二章末二句姑誘之以勉其終也○三章末二句教之以近君子也○四章末二句深責之也○五繾綣字妙小人之固結其君君之留戀此小人被二字描摹殆盡末二句言王雖愛女而我用大諫之述作此詩之旨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
聖管管不貲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本○賦
也下○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本天之方蹶無
同此詩之用正言極文章變化之
然泄泄本辭之輯矣民之洽本矣辭之懌矣
民之莫本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
謀聽我囂囂我言唯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本○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
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
不可救藥本○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

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
蹙資曾莫惠我師本○天之牖民如壎如篪
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本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本○价人維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本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本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本○敬天之怒無
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本敢驅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本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本

小序謂凡伯刺厲王按厲王時唯召穆公凡伯爲老臣故分上篇爲召穆公此篇爲

凡伯亦臆度之見此蓋刺厲王用事小人而其旨歸于諫王也

一章下句用下民故上句用上帝以對之板板似遼隔之意毛傳以板爲反恐未然管管似小智自用之意毛傳謂無所依繫亦未然○二章辭輯四句正言告之承上章出話不然之意來篇中正反間雜若無倫次然正見意志迫切也○五章毛傳曰蔑無也資財也故下接以莫惠我師甚明白易解集傳曰資與咨同嗟歎聲也謬且上殿屎既爲呻吟此又爲嗟歎乎○七章大宗君之宗族也宗子適子也价人大師大邦大宗宗子此五者也懷德維寧宅說一句借以聯絡上下足成六句耳集傳曰言是六者皆君子之所恃以安大有語病○八章昊天曰明四句言天人相接處甚嚴而精

板八章章八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二辟字韻而音義不同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本韻也下同○賦○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起

句韻無 ○本○一句○衍○作○四○句○以○曾○是○字○弄○恣○態○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
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本韻○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憖流言以對寇攘式
內本韻侯作侯祝靡居靡究本韻○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女匪伾伾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
德時無背無側本韻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本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
從式叶韻既愆爾止靡明靡晦本韻式號式呼俾
晝作夜本韻○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
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
國覃及鬼方本韻○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
帝不時殷不用舊本韻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本韻○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本韻

小序謂召穆公傷周室大壞嚴氏曰臣子作詩皆發于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敝壞已極猶幾其改圖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秦爲喻耳或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

比如此殆類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
臣子愍惻之義也大序謂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之蕩
蕩上帝也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則非詩之意矣
一章孔氏曰以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
不然者見實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
文王以起發其意也此說得之天生烝民
以下謂天之生民其命難信無不有初而
鮮克有終者初謂文王也終謂厲王也此

于詩意爲近集傳謂人降命之初皆善而
少能以善道自終似迂○二章作文王咨殷
商之辭猶後世指時事作詩而題爲咏史
也曾是字怪之之辭如見○三時無背無
側以無陪無卿何玄子曰反面爲背不正
爲側俱非佳字皆指小人之欲怨言也舊
說以背爲前後左右之稱背可謂之前乎
其不該明矣漢書五行志曰詩云爾德不
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無背無仄言
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亡功者

受賞有罪者不殺顏註云言不別善惡有
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
也按班顏之解已得詩意但背側陪卿四
字俱就小人身上說無背無側者彼實背
側不知其爲背側故明有而謂之無也無
陪無卿者不知其不堪爲陪卿而漫以之
爲陪卿故雖有而猶之無也○五章毛稚黃
曰俾晝作夜不曰俾夜作晝造語妙甚此
與綢直如髮同非倒句也乃倒意也○七章
雖無老成人二句雖指紂時言意實作者
自謂○八章揭起也撥開也大樹遭仆拔而
揭起之時其枝葉儼然尚未有害也而其
本實先已撥開于土矣言本實既無土滋
而枝葉必隨之以敝壞也鄭氏訓揭爲蹶
撥爲絕未然
蕩八章章八句

雙流謝祿均校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寔○理本韻）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本韻）
○賦也下同○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本韻）
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本韻）
維民之則（本韻）○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本韻顚本韻）
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本韻）

固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本韻○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本韻凤興夜寐灑埽庭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本韻○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本韻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本韻矣無言不雠無德不報本韻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本韻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本韻○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本韻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本韻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本韻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本韻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本韻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本韻○荏染柔木言緜之絲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本韻其唯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行字通韻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本韻○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本韻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本韻○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

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本韻○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本韻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本韻

此刺厲王之詩不知何人所作也

按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曰懿大雅抑之篇也懿讀爲抑序謂亦以自警與韋說同然又以詩中實多刺厲王之辭則先之曰衛武公刺厲王今按以此詩當懿戒其不可信者有五詩賓之初筵及假樂篇皆有威儀抑抑之文與此抑抑威儀同未嘗有以抑爲懿之說而他詩用懿字如好是懿德懿厥哲婦亦未嘗有作爲抑也抑抑毛傳訓密也若懿自訓美義不相同惟其嚴密故曰德隅內嚴密則外見廉隅也若作懿則爲美美威儀句既

淺俚且下句義亦不貫豈可以音之偶近而遂不別其義乎一也楚語云懿戒今篇中無戒字亦不合二也篇中句句刺王無一語自警如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等語決非自警之辭若夫切于王之尤著者如曰四方其訓之四國順之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囘遹其德俾民大棘等語皆是固不待識者而知之矣詩中既皆刺王非自警楚語何以反言自警而不言刺王乎則可知楚語所指非抑詩明矣四也若爲衞武公自警之詩何以不入衞風併不入小雅而入大雅乎必不可通五也如是則安得以抑詩當武公之懿戒哉作序者見相傳說楚語如此而詩則實爲刺王之辭于是立兩歧之地而曰衞武公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也其

謬有三夫人刺王則刺王自警則自警未有兩事夾雜可爲文者自警既使人誦而聽然則聽刺王之義何居刺王期王改悟然則自警爲侯事與王事又不相涉也若然何難作刺王一篇自警一篇而必以兩事夾雜爲一篇此必無之理一也孔氏曰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于物不應作詩刺王此實錄也或曲說謂追刺何以云其在于今聽用我謀等語乎則武公無刺

厲王之事甚明二也詩中毛傳鄭箋句句皆言刺厲王無一語及于武公與自警意毛在序前固無此說鄭亦不依序此明明可見者柰何自序出而舉世皆以爲武公作乎三也如是則序說尙可用乎否乎尤可異者朱氏之辨序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雖非武公刺厲王然實爲刺厲王乃反以爲失若武公自警則絕無此意乃反以爲得是非顚倒黑白錯互可

笑殊甚此本不必多辨但恐人惑其說故略舉而辨之其曰自警之所以爲德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按此非國語左史之言乃韋昭之言也又曰詩曰謹爾侯度二也按鄭氏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曰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愼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義自如此試平心讀之可見何嘗是使人告己之說乎又曰曰喪厥國三也鄭

厲王之事甚明二也詩中毛傳鄭箋句句皆言刺厲王無一語及于武公與自警意毛在序前固無此說鄭亦不依序此明明可見者柰何自序出而舉世皆以爲武公作乎三也如是則序說尚可用乎否乎尤可異者朱氏之辨序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雖非武公刺厲王然實爲刺厲王乃反以爲失若武公自警則絕無此意乃反以爲得是非顛倒黑白錯互可

詩經通論 卷十五

笑殊甚此本不必多辨但恐人惑其說故略舉而辨之其曰自警之所以爲德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按此非國語左史之言乃韋昭之言也又曰詩曰謹爾侯度二也按鄭氏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曰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愼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義自如此試平心讀之可見何嘗是使人告己之說乎又曰曰喪厥國三也鄭

氏解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王其國乃天下之通稱節南山詩云國既卒斬亦侯國乎又曰亦通稱節南山詩云國既卒斬亦侯通而尙云通經學乎上章曰亦既抱子此云亦耒既耄承上章而言方抱子時忽然耄矣凡詩語一章深一層皆然也何爲指其一處而言之乎既耄爲指其年九十五既抱子則在壯年將作何解又曰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按淇澳所美賓筵所悔與此皆無涉賓筵悔

飲酒此詩刺王荒湛于酒豈以酒字偶同而遂謂之相表裏乎又曰既有得失其佐駁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意明予謂必去其序之失而後此詩之意明其云取其得者正墮序之雲霧而淺耳

或妄從集傳者謂臣不可稱君爲小子是武公自謂按鄭氏以小子爲天子未除喪之稱此固近鑿若嚴氏曰舊說以小子爲斥王左傳襄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

是古人稱幼君爲小子武公時爲世子則不可斥王爲小子也然則此詩非武公爲世子作明矣何玄子曰又有引天保卷耳之詩謂古人亦爾其君嚴何二氏皆從序此爲辨駁之言今錄取之者以見宋明之儒亦多有主小子爲斥王者但其書不傳耳今試將十章十二章於乎小子下文平心讀去還是自警還是刺王必得其解不煩多說矣

一章靡哲不愚此一句古今通病猶俗云聰

明人慣作懞憧事是也○十章民之靡盈誰
夙知而莫成蘇氏曰靡盈不足也人之才
性有所不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
豈有蚤知而晚成之乎言王之不能有成
由不知也此解爲順集傳曰人若不自盈
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蚤知而反晚成者
乎未允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旬通篇韻疏轤韻)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上(叶本韻叶第三句)不殄心憂(本韻叶第一第三句)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本韻而賦也)○比○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本韻賦也)○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本韻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叶第一第三句)至今爲梗(本韻賦也)○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阻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瘖(叶第一第三句)其第五句通韻孔棘我圉(本韻賦也)○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叶第一第三句第五句載胥及溺(本韻賦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叶第一句通韻芽云不逮本韻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本韻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本韻而賦也○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孑遺本韻也○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族力叶第三句以念窮蒼本韻也○維此惠君民人所瞻本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本韻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本韻興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本韻賦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本韻賦也○○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本韻而賦也○比○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本韻而賦也○比○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本韻賦也○○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本韻賦也○○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本韻雖曰匪予既

作、爾歌、本韻○賦也

左傳文元年秦穆公引大風有隧篇稱爲芮良夫之詩故小序謂芮伯刺厲王何玄子曰篇中不敢斥言王而但斥當時執政者信用非人貪利生事以致禍亂大抵爲榮夷公輩發也

一章填填塞之意愴悅填塞于胸也○二章民靡有黎猶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意以八字縮爲四字簡妙亦倒字句猶云黎民靡有也○三章蔑資無所資賴也集傳以資作咨非○五章執熱執勞煩熱也逝往也謂執勞煩熱之人誰能不往而洗濯其體乎逝不以濯亦倒字句猶云不以逝濯也自來解此皆以執熱爲執持熱物幾曾見人執持熱物之後必濯以水乎餘詳孟子通論引此詩下或亦知執熱爲執持熱物之非孫文融解爲熱氣盈身如執之然鍾伯敬解爲熱不可解何玄子解爲盛暑之時誰能執守此熱以往而不思濯濯竟無一通者○六章好是稼穡諸句爲下章降此蟊賊

以害稼穡言也○九章維谷嚴氏曰言進退皆窮如陷山谷然毛傳直訓爲窮未明○十一章姪炳曰荼惟以苦名無毒孔氏曰荼苦葉毒螫蟲皆惡物本爲二物集傳乃曰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其附會如此○十二章征以中垢謂行以中藏之汙穢也或謂小人以內汙之事誣君子非○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根上文來謂聽彼之言則喜而對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則昏昏如醉集傳曰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一字不可解○十四章覆背善詈背善郎上章善背謂覆爲背善且詈我也從來以善詈連言非雖曰匪予匪非也謂雖必以予言爲非然不能自已既爲爾作歌以冀爾之一悟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本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本韻也下同○賦○旱既大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
丁我躬（臨字通韻　餘本韻）○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
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
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本韻）○旱
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本韻）○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
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
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本韻）○旱既

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本韻）○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本韻）○
瞻卬昊天有嘒（應）其星大夫君子昭格無贏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
昊天曷惠其寧（本韻）

此述宣王憂旱之詩小序謂仍叔美宣王
未有考也

一章　棫樸篇以雲漢喻文章則曰爲章此以雲漢言旱則曰昭回○七章散無友紀君以臣爲友今以旱故將離散無紀矣亦倒字句謂友散無紀也集傳曰友紀猶言綱紀未聞友之訓綱也鞫哉庶正疚哉冢宰此兩句歎庶正冢宰也其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此諸臣者無人不肯周救無以不能而遂止也周救只是各爲救旱之義非周給百姓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棫樸　起、得、莊、重

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興○賦○興○比○興○比○興○比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本韻○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本韻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本韻○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本韻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本韻叶首何○申伯之德柔嘉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本韻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此尹吉甫所作詩已言之矣小序謂美宣王集傳謂王之元舅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集傳較是或駁之以爲加朋友送行之詩不當列于大雅非也王之元舅出封于謝何等大事贈送之篇可無錄耶

一章甫舊皆謂甫侯嚴氏則以爲仲山甫曰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興其子孫則執著于嶽降之文以辭害義矣此詩言嶽降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當時仲山甫爲相申伯亞于山甫借山甫以大申伯也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

或者疑甫爲字申爲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爲國不知古人名辭難以例拘舜典稱契稷稷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此說似是何玄子爲之覈實曰或謂吉甫既爲作詩之人二甫字同必無自贊之理然烝民之詩美仲山甫篇中亦明著爲吉甫所作則此詩以申甫並言乃似統爲二詩發端亦可以見甫之爲仲山甫又斷斷無疑也並存之此與下篇皆吉甫所作理明詞順俊快自

得與桑柔柔雲漢之古拘稍不類宣王與厲王時文章風氣已有升降如此

此雅也而曰其風肆好則知凡詩皆可稱風第雅頌可稱風風不可稱雅頌耳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韻本

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韻本

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字叶韻本

○三○百○篇○說○埋○姤○此○基○在○亾○旦○王○之○世○矣○○賦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下同

首二句無韻　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本韻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本韻○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本韻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本韻○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本○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多本寫不等之韻○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本韻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本韻○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本韻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通韻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美之集傳謂作詩送之按美與送所爭亦無多郝仲輿侯序必謂美宣王駁集傳謂僚友相送非闕獻納何登于雅眞腐儒之見詩末句明言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並不及美宣王之意何緣不讀詩乎

一章　予向有庸言錄中一則論釋經之義今

錄于此曰孟子引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孔子之釋詩也天生烝民句可不用釋有物有則句上用一故字便見頂上文來中加一必字便見二有字是側落非平對民之秉彝下加一也字好是懿德上加一故字便使二句有滋引針珀吸草之妙而秉彝懿德諸板實字亦復點睛欲飛計本文十六字釋之亦十六字而惟用四虛字餘俱本字後人解一兩句有用數十百字尚未如此明晰者眞可愧死況乎猶有誤解者哉○（四章）肅肅王命二句承上章出納王命而言邦國若否二句承上章賦政于外而言

烝民八章章八句（起、得、莊、重、有、體）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本韻）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本韻）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本韻下同）○賦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

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
錯衡韻本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
金厄韻本○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
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邁豆有且侯氏燕
胥本○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
迎止于蹶之里本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
其光韻本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
盈門本○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
莫如韓樂韻本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

麀鹿噳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
姞燕譽本韻○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
命因時百蠻本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
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籍本韻獻其貔
皮赤豹黃羆本韻

小序謂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集
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
作此以送之按序但謂宣王涉泛且謂能
錫命諸侯按錫命之語已見于詩不必更
標舉爲宣王誇大也惟謂尹吉甫作筆意

差近但未見其必然集傳駁其未有據然則亦非全無據耳

此韓侯初立入覲宣王遣其歸國顯父餞之詩人美之之作

一章封韓侯從韓地言起言韓地從梁山言起言梁山歸功于禹甸起法律森然亦倣信南山篇起法也毛傳曰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以宣王配禹如此說詩固矣嚴氏則是毛傳而惟以孔疏美韓侯復禹之功語爲非亦固傳箋及疏之失可勝駁耶王親命之以下命辭也不庭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本此常武徐方來庭來庭不庭之反戒汝也○三章屠杜古通用晉有杜蒯亦作屠蒯漢志註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四章汾王之甥指韓姞或謂指蹶父大謬然則蹶父之父固尚帝女也韓侯顧之爛其盈門韓侯之門也此言御車入門時詩由親迎言起以至于歸首尾周匝而不言若何于歸但從韓侯顧之上見筆意

在隱躍之間殊妙予方賞之適閱嚴氏曰
其妻出于蹶父之門韓侯回顧而視之（增回）
字可見其鮮明粲爛盈滿于蹶父之門也
笑兩點蹶父之門然使詩只有親迎脫卻于歸
唯恐人不知然一節不覺索然○五章爲擇壻而言靡國不
到此詩人襯貼之辭不必實然○六章集傳
曰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眾爲
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按韓爲燕
之屬國召公統之故命以築韓非以其爲
司空也然則召伯山甫亦司空耶

詩中宣王册命韓侯韓侯入覲天子韓侯
取天子甥女爲國戚皆絕大事如此詩不
入大雅而必標曰美宣王然後入大雅耶
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六章章八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倒字句下本韻）
既出我車既設（同）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本韻）
○賦也下同○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
成于王（本韻）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
心載寧（本韻）○江漢之滸（在江漢二命）王命召虎式辟四方
徹我疆土（本韻）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本韻）于疆于

理至于南海本韻○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
受命召公維翰本韻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
敏戎公用錫爾祉本韻○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起二句無韻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命字通韻餘本韻○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本韻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本韻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詩人美之之作按
此篇平淮夷下篇平徐國亦夷也據詩所
稱爲說自允集傳必以此篇爲平淮南之
夷下篇爲平淮北之夷雖徐本近淮然如
其說則二篇人但知有淮而不知有徐矣
所以來後人之指摘也鄒肇敏曰江漢明
言伐淮夷常武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北
爲目常武云淮浦淮濆指所經歷之地未
嘗指淮夷也
劉汝楨曰宣王淮上之役武功告成也蓋
六月北伐首事四夷朱芭之南征次之故
曰征伐儼狁蠻荊來威此其證也蠻荊既
平乃伐淮夷故常武江漢二篇一是自將

伐徐一是命將伐淮二師想一時並發王
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漢以
行者也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犄角假
令穆公先平淮則還兵北伐亦易易耳何
必俟言于王之親行假令王既北伐定徐
則淮夷之膽已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
必張大其功而寵異若此哉故伐淮伐徐
以兩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此說可存
五章文人自指文王毛傳但訓爲文德之人
非集傳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也謂文
王也爲說雜而複亦非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
我六師以修我戎戎叶韻本韻餘本韻既敬既戒惠此南
國本韻也下同賦
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
處三事就緒本韻○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
保作本韻匪紹匪遊徐方繹騷本韻震驚徐方如
雷如霆徐方震驚本韻○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本○王旅嘽嘽如飛如翰）
如江如漢（本○家○西○話○）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本○緜○緜翼）
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本○王猶允塞徐方）
既來（徐本二○字）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本一下緝韻奇之本調）四方既平徐方既來庭（本韻）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本韻）

小序謂召穆公美宣王此臆說大序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按此尤屬影響之論詩起句無常武字必因其赫赫明明皇己常字作者之意則不可知大序因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按詩中極誇美王之武功無戒其黷武意毛鄭亦無戒王之說然則作序者其爲腐儒之見明矣集傳于末章云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又其言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集傳謂詩人作此此又依序謂召穆公作何也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故予謂佞序者莫若朱也蓋喜其同爲腐儒之見耳或依集傳之意謂王曰還

歸是所以戒之按詩以王曰還歸收東正見其首尾完善處乃以爲戒辭非夏虫之見乎且夷已平不歸將安之尤可笑已

此宣王自將以伐徐夷命皇父統六軍以平之詩人美之作此詩餘說見上篇

二章三事毛傳謂爲之立三有事之臣按此卽書立政篇作三事及詩十月篇擇三有事雨無正篇三事大夫也謂分主六軍之三事大夫無一不盡職以就緒也鄭氏謂三農之事謬○四章鋪布也敦頓也布頓兵于淮水之濱截絕也截彼淮浦絕斷其出入之意○五章緜緜不斷也翼翼不單也不測不厭詐也不克陣堅也濯征有洗濯其腥穢之意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本韻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本韻○賦也下同○人有土田女叶上反有之人有民人田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二罪字韻女覆說本韻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城字韻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本韻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本韻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本韻○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本韻○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本韻○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本韻天之降罔叶上同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本韻矣○戚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本韻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叶上無不克鞏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本韻

此刺幽王寵褒姒致亂之詩小序謂凡伯作未見其然集傳謂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以詩中有寺字故爲此說按褒姒實有其人實由以致亂寺則史無其文詩以婦寺連言者大抵內有女寵寺人密邇自必因緣爲奸不過帶言之非所重也今實以奄人與褒姒並舉爲言然則何人乎周以前未聞有寺人之禍自秦皇用趙高始有之詩人因婦而及寺亦可謂

有先見之明矣集傳又于三章下引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按此自論後世事與詩旨無涉皆題外閒文且以容爲主尤無謂

三章長舌猶言長于舌指其善爲譖言故下曰譖始竟背非謂多言也譖言豈必在多乎此正指譖申后廢太子事故曰維厲之階匪教匪誨謂不待教誨而能爲譖亂者惟婦與寺集傳毫不明○四章君子指有位者卿大夫不當識商賈之行也○五章天何以刺何神不富鄭氏曰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較集傳爲明人之云亡必有所指謂賢臣或死或去者今不可知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本韻也○天降罪罟蝥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本韻也○皇皇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本韻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

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本韻與茂○維昔篇中多以昔爲句首一韻一叶○賦也）○維昔之富不如時（句維今之疚不如茲句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引叶韻餘本韻○賦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哉我躬（頻通韻餘本韻○比而賦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本韻賦也）

此刺幽王之詩集傳謂刺幽王任用小人按此詩仍指褒姒爲主蝨賊指褒姒也故曰內訌謂任用小人涉泛無著落

二章蝨賊內訌指褒姒訌說文讀也（毛傳作潰非）何玄子曰司馬氏曰師多則人讀蓋謂以言相惑亂也昏椓指內小臣奄人因緣爲奸者○四章潰茂及潰止之潰皆訓散亂義曹氏曰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澤則草不潰茂舊以上潰字訓遂下潰字訓亂非矣

召旻七章五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舊謂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今正之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

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雙流謝祿均校